

远逝的风景： 水碾、水井和水牛

肖波(四川)

水碾

村头有条十余米宽的河，河上有个堰头，村人利用堰头近三米的落差建了个水碾，方便附近村子的村民碾米。

水碾是我和小伙伴们嬉游的地方。夏日，堰头上方开闸前蓄满的河水里常有光屁股的我们在嬉游；水碾忙碌时，我们几个小伙伴便手拉手站在下方出水处，迎向飞溅的河水，感受冲浪般的刺激。

那年秋季的某日，我第一次跟母亲去水碾房碾米，搞不懂那巨大的石碾是怎么像轮子一样沿着圆形石槽自个儿转动起来的。母亲忙着翻弄石槽里的谷子，无暇顾及我的疑问，我便去缠着守碾房的邻家伯伯问究竟。

伯伯正好有空，带我出门往右走十余米，回身指着碾房下说，窍门就在那里。原来，碾房建在堰头上，堰下巨大的空间里安装有一木制巨“伞”，只不过是倒置着的。木伞外沿全是均匀的水槽，堰头上方水闸一开，急流冲击水槽，木伞便“嘎吱、嘎吱”地转动起来。我跑回碾房一看，那转动的石碾中心有孔，穿着一根长粗木，粗木中间位置铆在从碾房上伸上来的木伞柄上，伞柄转动就带动了粗木那端的石碾也转动。石槽里的谷子经石碾来回碾压，雪白的米粒便得以从谷壳中解脱出来。碾房备有木制风谷机，母亲将石槽里的米和壳收拢起来，一簸箕一簸箕倒进风谷机漏斗，一手掌控漏斗开合木闸，一手摇动扇把，谷壳便飞出风口，白米粒则顺漏斗出口滑落到挑筐里……

母亲高兴地告诉我，除去青黄不接时跟山里人家赊借的粗粮，家里还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米饭。少小时，我不大喜欢春天，原因就是每到这个季节，家里总是断粮，母亲只好去山里赊借玉米什么的粗粮来应付日子，待秋季水稻成熟后再还。这种窘境一直到我后来离家。

村头的那座水碾在很多年前就废弃了，但每每想起，仍让我感怀不已！

水井

水井位于村子里一片竹林的中央，有近十米深，四壁由石头砌就。石缝多生青

苔，还长有不少井栏草这种蕨类植物，因其叶片多锯齿，我和小伙伴们都叫它“锯锯草”。我们常趴在井边嬉戏，照“镜子”，还从河沟里捉几条小鱼放进井里，凝神看它们在清澈的井水里悠悠地游。井壁的“锯锯草”长年挂着晶亮晶亮的小水珠，落下去打在水面上，发出好听的“叮咚、叮咚”声。

我七八岁时，作为三兄妹的老大，便承担了每天把家中两只水缸盛满的打水“任务”。农闲时还好，一到农忙季节，每天去井边打水都要排队，尤其是早晨和傍晚，人最多，原因是白天人们都要下地劳作，只有早晨出工前和傍晚收工回来能安排自家家务。而我已经上学，自然也无法错开打水高峰。

水井离我家就二三百米远，但我打水也是历尽了“艰辛”的。起初，用来打水的水桶是母亲用的，装满水我根本就挑不动，即便是半桶水，水桶加桶绳，扁担放在我肩上，水桶仍还在地上。我只好去求会简单木匠活的六叔帮我用旧门板做了两只小水桶。打水也是门“技术活”，井边备有一长竹竿，竿头结节处削有孔，需先将桶绳穿过孔反过来套牢在杆头。水桶放进二三米深的水面，要左右摆动，然后猛地往下压竹竿，才能将桶灌满。往上提时，身体得呈半蹲状态，右手肘支撑在右腿上，左右手轮换往上提才省力。这技巧我跟旁人学了好几天才熟练掌握。因人体小体弱，我每天要往返六七趟才能挑够家中所需用水。

村里二十多户人家近百口人就这一口水井，自然把它当宝贝。一天晚饭后，我们五六个小伙伴玩游戏，孙二娃被我们几个追得慌不择路，竟踩破竹子编的盖子掉进了水井。我们用打水竹竿将他拉上来时，他坦白在逃避“追捕”中滑倒滚过狗屎、鸡屎，掉井里后几折腾便洗净了。这事被大人们知道了，当晚，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挨了家里父母一顿狠揍。第二天，几家大人很自觉地凑到一块，砍竹子重新编了井盖，并彻底淘了一次井，还往井里放了不少明矾。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这口水井于村里人们的重要，大家都很珍视它。

多年后，我重回故里，村子早变得不认识了，只有少数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偶尔凑到一块摆龙门阵时，还能提及这口水



(资料图片)

井。其他的人或早就忘了，或根本就不知道村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口水井。

水牛

打小我就跟堂叔要好，因他家养有一头水牛。

堂叔的父亲——我的幺叔公置办有一整套犁耙农具。夏季犁水稻田也就罢了，秋收后撒播小麦前把干田最好玩。耙田的铁耙中间是几根长档，长档上均匀地分布着薄薄的刀片。耙田时，数排刀片多番往返错落地划过，田地里大块的泥土就纷纷被削成粉末状了。幺叔公身材矮小，站在铁耙上不够重量，水牛拉着的铁耙在大土疙瘩上经过就如飘荡在浪涛尖上的一叶扁舟，不能起到深耕作用，他只好在铁耙两端压上几个大土块。

堂叔虽是长辈，却与我同龄，仅大我三月。凡遇幺叔公耙田，我便约他去求幺叔公让我们坐铁耙。幺叔公也好说话，反正铁耙需要重压。但他每次只让我们坐两圈，一是担心我们摔下来伤着，二是怕耽误耙田进度。只要有我们在上面坐着，他就牵着牛儿慢悠悠地走。坐耕地的铁耙，

自然比坐鸡公车、板板车多了许多趣味！

幺叔公说，他的水牛可当半个家。除自家使唤外，但凡农忙季节，幺叔公便因家有水牛成了村里的香饽饽，家家户户都要请他驮牛犁地耙田、拉粮运柴，水牛帮他家挣了不少“外快”呢！

俗语说，牛是农家宝，定要照顾好。闲时，幺叔公给堂叔安排的活就是每天下午放牛。这可乐坏了我，便主动向母亲申请每日下午外出割猪草。堂叔放牛的地方猪草大多也相对丰盛，水牛吃饱了，我的背兜也差不多装满了，我俩便轮番骑在水牛背上，扬起一根竹鞭子，嘴里吆喝着“喂~驾”，模仿电影里骑着骏马、威风凛凛、驰骋疆场的人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单位回家休假时，适逢春耕，仍见幺叔公每日扬着鞭儿吆喝着那头水牛在田地里忙碌。只是站在铁耙上的幺叔公向俯着身体，当年那头壮实的水牛也已瘦骨嶙峋，耙田的速度比当年我和堂叔坐在上面还要慢……

如今，幺叔公早已作古，而水牛在川西坝间具体是何时退出农耕的也难确切。偶尔回乡遇见堂叔，叙及幼时玩乐趣事，常抚掌大笑。

锦里诗苑

芦花(外一首) 宋蓉(江苏)

芦花沿着流水的方向
飞进我的村庄

芦花飞的时候，你能看见
它发间的鸟鸣和白霜

芦花飞的时候，村庄
会变得柔软，温暖

在我的村庄
风总是顺从芦花的意愿

它刀刃上的寒光，被芦花
一寸寸卸下

找动词

站在长满野花和茅草的山坡上
我思索着，用什么样的动词

能让一朵野花去说服更多野花
领着茅草走下山坡

我甚至想找到一个力大无穷的词语
可以搬动整座山坡，带着野花草跟着我

——它赠我月光和寂静
我像爱人一样去爱它

抒情的炊烟(二首) 陈尧江(四川)

我是土地的诗人，喜欢
闲逛乡村的菜市场
挑选蔬菜瓜果，如同挑选
诚实的词语与原始的修辞
做饭和写诗是日常生活的两面
饮食男女，不能忘却一日三餐
人间烟火，岂能拒绝诗词歌赋
被城市冷落的村庄，常常冒出
抒情的炊烟，像一首诗歌的热情
温暖我的余生

枕边书

夜晚的花草发出香甜的新声
你的皱纹缓缓展开
嘴角悬挂一弯月亮
梦中走进新婚时光的现场

共枕多年，转眼已步入银婚殿堂
一路风霜，你追随在我身旁
而我像旧时书生
只能用诗文为苦难疗伤
何处借光环，照亮你的容光

失眠之夜，回忆浮动
假如有一天，我们走到生命的无常
亲爱的，请你等等我
一起回望这小小人间的模样

关闭灯光，任黑夜膨胀
心中放飞两只蝴蝶
扇动清亮的衣裳
趁着黎明的列车开来之前
一起畅游美梦的海洋

爬山

唐义长(贵州)

我带着石头和影子沿山路走
爬到山顶，石头不见了
影子也不见了
我赶紧躲到红枫树下
地上落满了未尽之言
不敢继续前行，
怕遇上被风吹走的故人
特别是父亲，伫立在那里
我斟好一碗酒
父亲一口而干
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万千条朝着光明奔赴的幻影

茶与墨

江云英(山东)

茶如隐士，墨如侠士。
结伴千年，万里山河跌宕。
茶之衣冠简朴，
墨之侠士豪情满怀，
并肩而立万峰之巅，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过客

何小龙(甘肃)

花朵是季节的过客
人是尘世的过客
人与人之间又互为过客
甚至连交集时的痕迹
都不会在记忆里

邂逅与品味

芫芫(四川)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走进成都市商业街，一道拱形深色凝重的门。一个无人深井庭院，“嗖”地穿进去，其声至今还留在记忆里荡漾。

进得房间，双眼难以开窍。因为，装满阳光，一时不适应这里的幽深。摸索着落座，周遭才逐渐清晰。这是何等陌生的另类处？

不知何时，亲朋好友早已各就各位，把房中央长长的餐桌点缀，谈笑声像“巴朗鼓”敲击桌面，热闹的气氛，反倒使我变成了陌生。

我有些诧异：成都，居然在闹市中，有如此静雅的地方？！

柔和的暖色灯光，发出酱色香味，我像海洋里的鱼摆摆，仰望看充满诱惑的佳肴。感受到奇妙的色香味，把整个餐厅熏成一幅油画。几名女子，迈着碎步，上了第一道菜。我有些迫不及待，可是难以下手，张开的嘴不知所措，确实让人惊叹：那不是玲珑剔透的艺术品？一下手绝对是爱不释手；一张嘴就是一串惊叹号吧！

我的意识仿佛徜徉在梦幻里，游离味觉，让肠胃发出阵阵波涛似的鸣叫，按捺不住触碰，接过服务员递过的筷子，在每人一套的五六碟开胃菜里边一品尝。菜都是平常菜，制作却不平常，萝卜干一小卷一小卷像蜗牛，躺在精致的碟子里，一动不动，即使要动，蜗牛爬行的速度怎么也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只是在我筷子上产生加速运动，入口满满香味，其味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脆脆的，恰到好处；慢慢品味，彼此会意相视，邂逅通感共美，相见恨晚。

吃是一种过程，享受美食就是对文化感受的理解。

夜色渐浓，窗外的黛蓝色，有些深沉。时间不早，再好的美宴也要收场。

百年祠堂书声朗

李永才(四川)

久闻珍溪镇上有个施家祠堂，一直想去探访。施家祠堂始建于1913年，是一座具有传统民居风格的百年古建筑。整座建筑为砖木结构，坐北朝南，面临长江，面宽三间，南北四合院构成三进四合院布局，三个天井的院落，前有照壁，内有回廊，共有大小房间二十多间。

我们走上朝门前的台阶，推开两扇方形木门，便看见几只麻雀聚在天井中央石地板上觅食，被推门声惊动，群起而飞，上了屋顶，停在青瓦上，叽叽喳喳，倏忽又飞向屋前一株枝繁叶茂的银杏高枝上。

进入正门后，只见左右两边各有厢房，二进天井内有4间厢房；中庭为木结构悬山式屋顶，抬梁式梁架，梁上有施纪云墨书。面阔5间，进深1间。后屋为木结构硬山式屋顶，穿斗式梁架，3穿用4柱，面阔3间，进深1间。施家祠堂是涪陵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建筑之一。

其实祠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却不愧为书香门第。让我感兴趣的是祠堂主人，一门两进士，父子皆翰林，在珍溪这样的小镇，堪称奇迹。参天木，必有其根。施家父子从小生活与学习的地方，珍溪当然也不是浅薄之地。尽管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可能是一个难以寻找的标点，但也是有400多年历史的古镇。曾经的九宫十八庙远近闻名，从明朝中叶建镇以来，这里就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水码头。毫无疑问，是这里清纯的水土养育了他们，是这里淳朴的乡风民俗影响和成就了他们，是这里耕读传家的家训教养了他们。

施纪云先生日夜苦读，于光绪九年(1883年)，凭自己的聪慧和才智，以金榜第28名被赐为进士，时年31岁。年纪轻轻就求取如此功名，是了不起的。就立功而言，他曾任湖北等地知府、道台，最终官至湖北提法使。更让人敬佩的是施先生立德立言方面的成就。不管是入朝为官，还是告老还乡，他始终关注教育文化，并积极参与推办新学，其传道授业、奖掖后学的精神至今流传于市井。清光绪二十七年，他被涪州州牧聘请为总教习，在北岩“钩深书院”，开办“涪州官立师范中学堂”，招两个班，学

堂办至光绪三十一年，“涪州官立师范中学堂”改办为“涪州官立中学堂”，就是现在的涪陵一中。

施纪云先生不仅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在书法艺术方面也堪称一流，尤其擅长楷书，其字严整有法，遒劲有致。涪陵白鹤梁留有他的游记楷书题刻，展现其书法笔力遒劲丰美，结体尤佳，风韵别致，堪称白鹤梁碑林楷书上品。

施纪云先生殿试及第，作为翰林院编修，当过国史馆总纂兼总覆辑。施纪云为家乡涪陵所作的贡献甚多，最值得称道的要数于公元1928年编纂《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我们现在考察研究涪陵各历史时期物产经济、交通运输、山水胜迹和民俗风情等社会面貌，无不引据和参考。

施家祠堂经历百年风雨，祠堂作为追忆先贤的地方，施家祠堂也不例外，而今已近80岁高龄的施家后人施曾广，是施纪云的孙子，谈及祠堂，他的眼神中充满敬畏。施家后人在家规族约的影响下，或为官一任，或造福一方，世代传承积善成德的家风。

施家祠堂偏安于校园一隅，传统的书香门第与现代的莘莘学子共处一堂，交相辉映，不失为理想的选择。1958年11月，创办于涪陵中峰公社的涪陵县第九初级中学（现涪陵第十二中学）迁至施家祠堂，1961年4月停办并入涪四中，随后珍溪镇中心小学以施家祠堂作为校址。一个世纪以来，方圆数十里的孩子在这人杰地灵之地接受人生的启蒙教育，然后走向远方。近年来，珍溪中心小学将施家祠堂辟为对广大学生进行传统教育的基地，设置有琴、棋、书、画室，以及藏书阁、国学馆等功能室，悬挂孔子、孟子的画像，布置琴棋名人墙和书画名人墙，并设立宣传“二十四孝”传统文化长廊。

落日归江水，烟火向星辰。走出施家大院，站在门前台阶上，俯视滚滚长江，滔滔而去，我略有所思。那一张琴，一盘棋，一卷书，一幅画，似乎拂去了岁月的沧桑，所有尘封的往事，都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千般荒凉，以此为梦。”百年祠堂有了这样良好的开端，岁月缱绻，这里的草木一定会葳蕤生香。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82 期